

郝斯力汗小说散文选



I217.2
118

1217.2

郝斯力汗小说散文选

张 越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B 032905

郑斯力汗小说散文选

张越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125印张 5插页100千字

1982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

统一书号：10098·126 定价：0.45元

目 录

哈萨克草原生活的历史画卷——代序·····张 越(1)	
起点·····	(10)
牧村纪事·····	(36)
猎人的道路·····	(58)
阿吾勒的春天·····	(67)
斯拉木的同年·····	(98)
卡拉江的盘算·····	(109)
回顾·····	(125)
山谷巨变·····	(138)
故乡的山村·····	(152)
鲜花覆盖的新源·····	(159)

哈萨克草原生活的历史画卷

——代序

张 越

郝斯力汗同志和我们永别已经两年多了。每当想起我们一起从事文学工作、一起参加社教和支农工作、一起经受“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的时候，便油然而产生起思念之情。1978年10月底，我们又一起去兰州参加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盛会。郝斯力汗，这位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曾兴致勃勃地登台朗诵他参观刘家峡水库后新创作的诗《黄河赞》，并且决心甩掉“四人帮”制造的文艺枷锁和精神禁锢，为人民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也就是在那时，我曾动过要评一评郝斯力汗创作的念头，并且和他谈起我的这个想法。他很高兴，随即向我介绍了他的主要作品的篇名，并约定回新疆后，找时间好好和我聊一聊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但是，回新疆以后，我们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平时很少见面，见面时也只匆匆地问好，简单地交谈，没有抓紧就他的创作问题进行深谈。谁能预料，在他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回来后不久，竟因心脏病猝然发作，与世长辞了。那是1979年12月27日，他才活了五十五岁。他的去世，使我们新疆各族文艺工作者深感悲痛。

郝斯力汗去世后，我常常为没有写出我们相约的文章而不

安。这两年，我利用业余时间，搜集、研读了我能找到的他的全部译作，^①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小说创作的文章，在去年夏天延边召开的全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讨论会上，向来自全国的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宣读了；之后，又编选了这本集子。完成了这个工作，我才感到心灵稍觉慰藉。

郝斯力汗·胡孜巴尤夫（1924—1979）出生于新疆托里县加依尔草原的一个贫苦牧民的家里。他童年时给牧主放羊，以后一边参加牧业劳动，一边入学校学习。起初上本阿吾勒（牧村）的宗教学校，后入新式小学，断续读了八年，才完成小学学业。由于他在哈萨克草原上生长、生活、劳动、学习近二十年，因此他对本民族的生活比较熟悉。这些情况在他1962年所写的散文《故乡的山村》中有一些回述。同时，他自幼喜爱民间文艺活动，喜欢听人演唱民间叙事诗和讲故事。后来，又经常抄写和背诵民间长诗。十七、八岁时，还亲自参加过阿肯（民歌手）对唱。所有这些对本民族生活和文学的了解，都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准备了条件。

1943年他离开家乡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学习。那时，正是哈萨克现代文艺比较活跃的时期。他努力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汉族语言，开始了创作活动并发表诗作。1946年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过翻译和教师工作，积极投身到社会文化活动方面来，开始显示了他多方面的文艺才能。他写诗，写独幕剧，还经常参加“哈柯文化会”等处举办的诗歌朗诵和戏剧演出活动。在当时的哈萨克文坛上，是初露头角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和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的文艺才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曾在新疆省歌舞剧院当了几年演员（1950—1953），后来还扮演了电影《哈森与加米拉》

中的重要角色；他搞过幻灯制片工作（1953），也当过翻译（1953—1955）。1955年调到哈萨克文学月刊《曙光》编辑部工作。从此，他以文学为业，一边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边搞文学创作。六十年代以后，曾当过一段作协新疆分会的专业作家。

郝斯力汗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作协新疆分会常务理事、自治区政协委员等职务。

郝斯力汗的创作生活，如果从他发表第一首短诗的1943年算起，计有三十六年的历史。解放前，他和本民族的其他文学创作者一样，主要写诗；为了业余文艺演出的需要，还写过小话剧剧本。他的创作，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55年，他开始转向写小说。此后，虽然也不断写诗，间或写独幕剧与散文特写，但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在同时代的哈萨克族作家中，他的小说创作，不管就其数量、质量还是影响来说，都是名列前茅的。

在哈萨克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小说创作兴起较晚，基本上是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郝斯力汗在这块新开垦的处女地上辛勤耕耘，培育出了别具色香的新花，为哈萨克新文学的发展，作了重要的建树。可以说，郝斯力汗以他创作的实践，开创了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起点，是哈萨克小说创作的奠基人之一。

郝斯力汗的小说散文作品，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余篇。其中短篇小说15篇：《卡拉江的盘算》（1955）、《起点》（1957）、《牧村纪事》（1959）、《旗高乌云散》、《两封信》（以上1960）、《山谷巨变》（1961）、《猎人的道路》、《聪明的姑娘》、《慈爱的母亲》、《欢乐的生活》（以上1962）、

《斯拉木的同年》、《阿吾勒的春天》（以上1963）、《回顾》（1964）、《相遇》（1977）、《真的吗，爸爸？》（1978）；散文四篇：《在黎明的霞光里》、《崇高的友谊》、《故乡的山村》（以上1962）、《鲜花覆盖的新源》（1965）；特写一篇：《步步高升》（1957）。

重读郝斯力汗的小说散文创作，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它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我想，这也许就是他的创作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他的作品受到人们重视的主要原因。

先说时代特色。

郝斯力汗的小说散文，绝大部分创作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前半期，总之，是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热爱与喜悦（包括对已逝去的旧社会苦难生活的诅咒与痛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忘我的劳动热情，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形形色色阻碍社会前进的旧的习惯势力的鞭挞与嘲笑，祖国面貌的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明朗清晰、生动而真实的反映，读后能激发人们对新社会的无限热爱、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给人以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这种时代特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了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表现了富有现实政治意义的主题；二是在作品中，总是力图把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他们作为草原新生活创造者的高尚品质和心灵的美好放在首要的位置。因而，他的作品，就能够迅速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变草，表现时代发展的趋向，紧系着人民感情的琴弦，易于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作家在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中曾写道：“迅速及时地通过文艺作

品反映这个史无前例的蓬勃的时代，是我们当代作家、艺术家最崇高的责任。”（《哈族文学在迅速成长》）郝斯力汗作品的时代特色，正是在他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一种自觉的追求。作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作品，打着明显的时代的烙印，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关于民族特色。

郝斯力汗的小说散文中，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生活斗争，表现的是那个时代常见的思想主题，而且往往采取常用的新旧社会对比的手法描写事物，发展情节，并没有很多震撼人心的思想和奇崛引人的事件。但是由于作家立足于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土壤和民族文学传统之中，表现的是带有哈萨克草原气息的生活与斗争、民族的习惯与传统，人物性格具有特殊的民族气质、心理状态和趣味爱好。总之，一切都染上了哈萨克民族的色彩，而且艺术构思往往别开生面，因而读起来不但没有平淡和一般化的感觉，相反，却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力量吸引着我们，和当时其它民族同类题材、同类主题的作品相比，具有不容替代、绝不雷同的哈萨克民族特色。读他的作品，会把人们引入一个特殊的艺术境界，仿佛漫游鲜花覆盖的草原，能瞧见耳目一新的奇景，能嗅到沁人心脾的异香；也会感到有一种特殊的味儿在：这种味儿，既不同于汉族地区“荷花淀”的清新味、“山药蛋”的泥土味，也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山茶”的香味、“酥油”的香味，这是飘逸在天山——阿尔泰山广阔的草原上的芬芳清醇、浓郁香甜的“奶子味”，读后会给你痛饮饱餐似的满足。

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对于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有深湛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学中的民族性是什么？那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

（《文学的幻想》）又说：“任何民族生活都表露在其固有的形式之中，因而如果关于生活的描绘是忠实的，那也就必然是民族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中篇小说》）每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必然有他独特的、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本质特点、有他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性，表现在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作家熟悉本民族生活，又能忠实地反映生活，他的作品必然带有民族特色。郝斯力汗作品的民族特色，正来自于他对本民族生活的熟悉和忠实地反映。

郝斯力汗小说散文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品的取材，所反映的生活，带有浓郁的草原牧放生活的气息。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缀满鲜花的绿色草原，头戴雪帽的苍郁山峦，色彩斑驳的牛马羊群，装点山色的座座毡房，听见悠扬的牧歌，欢乐的琴声，羊的咩叫、马的嘶鸣、熊的怒吼、狼的嚎叫，闻到诱人的花草香、马奶香、烤肉香、奶茶香，而且能看到祖祖辈辈以畜牧业为生的哈萨克人是怎样生活劳动、怎样从封建游牧的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看到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人民怎样从奴隶变成主人，怎样和辛酸苦难的昔日告别，满怀信心地为新生活奋斗。这些描绘草原牧区生活的篇章，从不同的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哈萨克现实与历史的真实生动的图画。这种富有特色的社会生活，在作家的笔下，和动人心魄的风俗人情、放射异彩的自然风光，总是水乳交融地揉合在一起，展现在作品之中，产生出浓郁的草原生活情趣。

生产方式的不同，经济生活的特色，是一个民族特色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学特色和一个作家的创作

风格，有很重要的意义；而风光景物、风俗习惯，在表现民族特性和文学的民族特色上也有特殊的意义。这方面，在赫斯力汗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充分鲜明。他的作品的内容无不和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紧密相连。这就是构成他的作品鲜明的民族特色的重要原因。

第二，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性格气质，特殊的精神风貌。

哈萨克人民由于长期具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因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状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对事物的理解和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特异之处。这些，在赫斯力汗的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使人感到，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种特殊的精神风貌和特殊的气质。比如，他塑造的有政治觉悟的老牧民，不管是一心一意培养接班人的老猎人巴德勒加甫，急公好义，老当益壮的铁亚那克，还是一心为公、疾恶如仇的库肯，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种纯朴得近于天真、豪爽中带着幽默的因素。这使他们和其他民族的老人形象明显地区别开来。玛丽亚是解放初期有一定政治觉悟、一心走集体化道路并具有斗争精神的妇女形象。她的丈夫贾帕拉克却是一个政治上糊涂、心胸狭窄嫉妒、家族观念浓厚但又保持着勤劳善良本质的劳动牧民。他们的形象是在哈萨克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是在新旧交替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变革中生长起来的，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顺从与和好的整个过程，他们的行动方式、思想方法、心理活动和性格习惯，都深深地打上了哈萨克族的烙印，各自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这一个”。

此外，在赫斯力汗笔下的人物，不管是老人还是青年，男

人还是女人，先进人物还是转变人物，都对牛马羊驼等家畜怀着深厚的感情。在对待牲畜的态度上，表达着他们的爱憎与心境，寄托着他们的理想与情操，表现了他们的觉悟与品格。总之，描写对牲畜的感情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和重要内容。这种情况是以牧为业的哈萨克民族所特有的，它反映了这一民族的特殊的精神气质。

第三，作品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处处感受到幽默诙谐的情趣。

郝斯力汗小说中的幽默，表现在许多方面：有通篇作为构思中的奇巧精妙，有人物性格中的机智风趣，有语言对话上的诙谐戏谑，有细节描写上的滑稽逗笑，也有描绘事物、形象比喻上的维妙维肖、生动传神。作家用幽默歌颂先进人物和美好事物，用幽默批判落后与反动的人事习俗，用幽默描绘自然景色和社会风情，用幽默叙述和发展情节。然而，他作品中的幽默是从生活的海洋中发掘和提炼出来的，是富有生活气息和社会意义的趣事，而不是脱离生活实际和缺乏思想意义的噱头，也不是单纯的玩弄语言的技巧或追求荒唐怪诞的情节所致。因此，这种幽默是自然明快的，使作品达到了“寓庄于谐”的艺术境地。

哈萨克人民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幽默是他们智慧与乐观的体现；哈萨克文学是富有幽默传统的文学，不管是民间故事、民歌，还是作家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都有很多幽默佳作。郝斯力汗作品中的幽默，正是继承和发扬哈萨克文学的优良传统，以独特的眼光观察生活、把握自己民族特征的表现。这种艺术风格，也正是作品民族特色的重要表现。

以上论及的，只是就郝斯力汗小说散文作品的主要特色和

主要倾向方面说的，决不意味着我们把他的作品看得十全十美，白璧无瑕。恰恰相反，我们感到许多作品，包括某些优秀作品在内，都明显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有的作品情节发展的脉络不够清晰、叙述得不够精炼；有的作品先进人物没有转变人物塑造得那么血肉丰满、生动传神；有的作品在人物关系的设置和情节事件的选择上有些类似或雷同，等等。这些缺点，多数是艺术上的不足，是作家运用小说这种形式进行创作中的探索和积累过程的反映；也有的是思想政治上的缺点，是那个时代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作家创作上的投影。然而，这些瑕疵，终不能掩盖美玉的光彩和丽质。

编入这本选集的，都是郝斯力汗1966年前的创作，也即是反映牧区生活的作品；粉碎“四人帮”后，他还写过两篇小说，是反映工人和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比以前扩大了，但是艺术质量却不及以前的作品，这次未选入。入选的各篇，除他的第一篇小说《卡拉江的盘算》过去未译成汉文发表外，其它全都在汉文文学刊物发表过，有的还编入各类全国性小说选集和作品选，有的并译成英、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这次集结在一起，编者只在少数地方做了必要的文字上的加工。

由于编者不懂原文，加之水平有限，此选集肯定有不少缺点与疏漏之处，祈望各族文艺界的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2年2月

于乌鲁木齐

起 点

一

当搬家的牲畜动身以后，翻身上马的玛丽亚不住地回头向后面瞧着，眼里流出了颗颗晶莹的泪珠，顺着没有皱纹的白脸庞一直流到了咖啡色的围巾上。弓颧的紫色马仿佛也体会了女主人的心情似的，慢腾腾地迈着步子。

她的丈夫贾帕拉克赶着驮粮食的牲畜，在她前面一路走一路嘀咕。

满面怒气的贾帕拉克，把牲畜仿要赶到塔思特沟口时，他用自己的长套马竿，督促着那些一会儿碰着这块石头，一会儿又碰着那块石头的牲畜说道：“喂，臭东西！”他用怀疑的眼光不断地朝后看，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那个坏蛋是不是又来找她了？……”这个念头被他骑着的短尾巴枣骝马和驮牛的脚步声打断了。

贾帕拉克又想到了别的事：“一个真正利索的小伙子，一年只能挣到一头牲畜。什么样的小伙子除了家庭开支外，一年能挣三头牲畜？我以后用牲畜挣牲畜，把我的两匹马牧放一个夏天，等到膘肥以后，就可以挣上两匹。再把两匹公牛租出去就可以解决一冬的粮食了。库地雅尔就会给我解决一两头奶牛的问题。我不是已经实现了他的要求吗？亲戚到底是亲戚，俗话说：‘苏也木比喀尔思近。’^①他到底是我的舅父，因此他对我受的侮辱很表同情。阿斯哈尔这小子，犁铧粘糨也会叫你

双脚朝天，让你丢个大脸！”他正想得入神的时候，老虎色的公牛驮着的那条花口袋，被一块大石头扎坏了。接着玛瑙般的红麦子簌簌地漏出来了。贾帕拉克慌忙地翻身下马，一手挡住漏洞，嘴里打着唿哨；另一只手去拉缰绳，因为别的牛都走了，老虎色的公牛也要挣脱他往前赶，贾帕拉克被弄得手足无措，他深陷的眼睛，慌忙地东张西望。本打算解开他的腰带来塞住，可是抽不出手来。倘若放开右手，麦子就会往下漏，要是放开左手，牛就会往前跑。贾帕拉克气得朝牛身上踢了一脚。他伸长公鸡般的脖子向后面喊道：“喂，狗养的，你快走！真倒霉，我什么时候能扔掉你！”最后他才勉强踩住了缰绳，解开了自己的腰带，塞住了口袋。他刚把缰绳绑好，从山沟的转弯处出现了玛丽亚。他气忿忿地说道：“喂，你向后瞧什么？瞧你爸爸的尸首！？你骑的又不是狗，走快点不好吗？”被这句粗暴的话惹恼了的玛丽亚很想顶他一句：“我爹和你爹的尸首都在那儿！”可是宽宏大量的玛丽亚却用理智控制着自己，她温和地说道：“怎么啦？”

“嗯，你还问什么啦？你没有看见？”他双眼盯着撒在地上的麦子说。

“你的幸福已经播种在山沟里，到秋天就可以丰收了。”玛丽亚气忿地说着，鼻腔里哼了一声。

脱了缰的老虎色的牛，拼命朝前奔跑。清晨的寒冷袭击着他，他皱着眉头看了一眼玛丽亚，拉着套马竿就上了马。他嘱咐道：“快点走，这地方的大块石头，会把我们的东西挂破的！”

紫红色的奶牛，对这儿的山路已经很习惯了，所以它领着自己的牛犊一股劲向前跑。在很多的小块石头中间，除了马走的盘肠小道以外，再没有旁的路了。驮牛一个跟着一个，拉成了一条长线走着，贾帕拉克和玛丽亚落在后面，两人默默地走

着。只有贾帕拉克有时发出赶牛的哨声。当牲畜从细叶柳中间走过时，紫色的牛犊就掉在后头了。在长长的套马竿的督促下才过了河。这时，奶牛转身等待着它的牛犊，只见花牛犊猛然冲到前面去，气得大牛用角一抵，就把它抵到崖边的河里去了。

贾帕拉克慌忙跑过来叫道：“这个该发炭疽病的，它把牛犊顶下河去了！”

玛丽亚带着一肚子怨气说：“嗯，‘碰着冒失鬼，山羊就倒霉。’要不把剩下的这几只一个一个给顶下去才怪呢！”她想超过前面的牲畜，可是没有办法过去。贾帕拉克把瘦瘦的花牛犊挟来挟去，始终没扶起来。他叹息地说：“唉，没良心的，平日为什么不好好地养它？”

两只前腿摔断了的牛犊，翻了翻眼皮，仍然直挺挺躺在那儿。原来这只牛犊就是贾帕拉克全年挣的三头牛之一。他最近才用三斗麦子把它换来的。当他象个念经的毛拉^②似的跪在牛犊面前的时候，玛丽亚对他说道：“它不是因为干瘦而死，俗话说：‘没有吆过羊的，就会把羊吆死！’你把它从荒山里赶来赶去，赶死了还埋怨人家。现在快把它宰掉，免得受罪！”

贾帕拉克痛苦地叨念着：“胡大，你可怜可怜我吧！”

“摔死花牛犊的不是胡大，只怪你自己！倘若你一脚踢翻了 you 前面的幸福，倒霉就会永远跟着你！你跑进山沟里，谁会白白地给你东西？”玛丽亚皱起眉头走开了。

贾帕拉克硬要搬家的事，已经闹了很久了。

有一天，贾帕拉克在路上碰见他的舅舅库地雅尔。库地雅尔勒住淡黄色走马的缰绳对他说道：“……对，对，阿斯哈尔想害你，我老早就听说过了。你的老婆千万不要有两个姓。阿尔巴依这句话的一点不假，她反正是走上了‘女人喜欢出名

的小伙子’这条路。唉，谁不愿穿绫罗绸缎，谁不爱美女？我虽然没有见过你的老婆，可是我听说过：她很漂亮。他俩相亲相爱，也是这个缘故。你以后在这方面要多注意。”库地雅尔说到这里，声音渐渐大了。他把脖子伸了伸，装着同情贾帕拉克似地说道：“你想想，难道你的智慧和劳力就不及阿斯哈尔吗？这样看来，阿斯哈尔恭维你的老婆，不是没有打算的！”

库地雅尔的话，引起了贾帕拉克的疑虑：“是的，阿斯哈尔对妇女常常说：你们学习玛丽亚的榜样。又说，玛丽亚，你自己去对妇女们解释吧！”他又想到几年以来，她都没有怀孕，也许医生的药方帮助了她？不，胡大没有给的，难道医生还能给？人家说我贾帕拉克，真象一只猫头鹰跟着她走。

库地雅尔看见贾帕拉克正在沉思，便对他说：“贾帕拉克，你是我的外甥，我知道你的为人。阿斯哈尔也在我手下放过羊。他是最狡猾的人。特别是打人家老婆的主意，办法很多。哈萨克人有句谚语：‘人的语言能使云彩千变万化。’一点也不假。他的舌头象油，心灵象刺。我起先认为他还可以作个好人，对他好极了，以后才发现了他的真面目，阿吾勒的人都咒骂他，我便把他辞退了。而他现在是你们的头子，你们服他管。他叫干啥，你们就干啥。你离家已经三天了，他为啥不派别人，偏偏派你出差？这里面就有文章。你说你女人忠实，可你要知道，她们是贪婪的。拿阿斯哈尔来说，他现在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他的面孔又逗人喜欢。不管怎样，你的妻子总是爱他的。我们先人说过：‘切不要相信骑着的骏马和抱着的情人。’”他吐了一口唾沫，假装同情地看了一眼贾帕拉克。骑在深灰色马上的脑袋一点一晃的贾帕拉克完全相信了他的话。对老婆怀疑到了极点，他感叹地说：“我们前人说的多么正确！”过了一会，库地雅尔又问道：“你有几只牲畜？”贾帕拉克